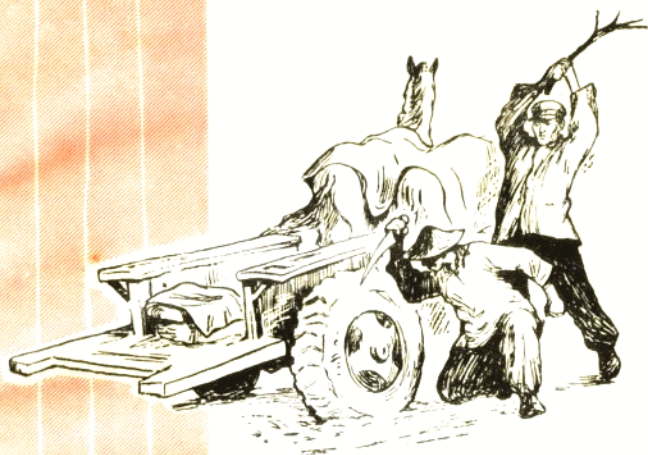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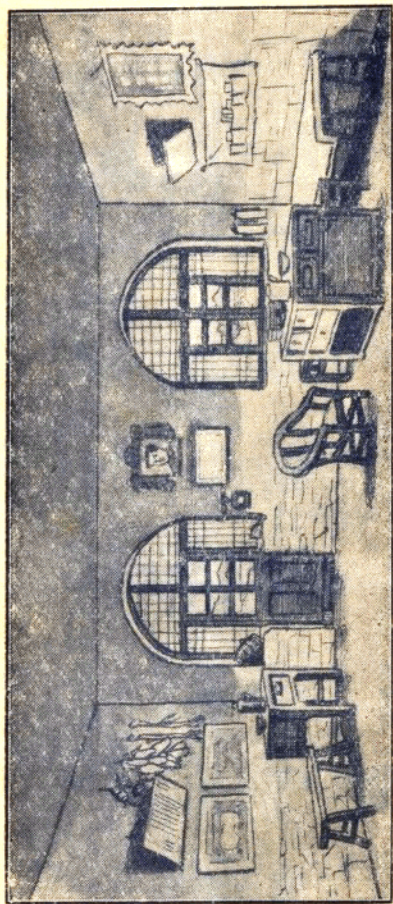


独幕话剧

楊潤身著

紅石嶺

天津人民出版社



“紅石嶺”舞台設計

設計者：高橋民 夢会之

人物 趙多三——四十二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寶兒娘——三十五歲，趙多三的妻子。

孫 又——二十九歲，社內趕車的。

七大娘——五十八歲，社員。

小虎子——十八歲。

錢自才——四十一歲，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

狗兒娘——四十三歲，錢自才的妻子。

李拐子——五十歲。

時間 一九五四年雨季。

地點 冀西某鄉紅石嶺村。

布景 社內辦公室。設有桌椅、板凳、電話、牆壁上張貼着領袖像及彩色宣傳畫之類的東西。一角處放着曾經向外展覽過的棉花、玉茭棒、穀穗等。

幕啓 室內挺暗，雷聲閃電，窗外的穀穗子在大風雨裏掙扎着，趙多三面帶愁容，坐在椅子上抽煙。

趙多三（抽煙，煙袋不通氣，一下子把煙袋扔到桌上）唉！（他在搶堵河堤的時候，左腿受了傷，這時傷腿又痛了起來，咬牙捆綁帶）唉！（低下了頭）

（寶兒娘上，頭帶草帽，手提飯罐。

寶兒娘 他爹，你怎麼就忘了吃飯啦？（將飯罐放到了桌子上）

趙多三（猛抬頭）啊？

宝兒娘 （給趙多三盛飯）快晌午啦，總也不回去，快吃吧。

（趙多三看了看飯，沒有伸手。她轉身拿起一笤帚）看這地髒的！（掃地）

宝兒娘 （看見趙多三沒端碗）你怎麼還不吃啊？

趙多三 我吃！

宝兒娘 也真是，頭一年把社擴大，獨獨兒的就碰上了這麼一個年頭，給毀了那麼多的地——究竟是發愁也沒有用，快吃吧。

趙多三 唉！這場水災就够叫我這個沒能力的社長發愁的了，支部書記還……

宝兒娘 （擦著桌子）你看你，人家支部書記早晨批評你的那些話，不是沒有理由啊。他錢自才回到咱村上還不到二年，隔山隔省的，誰知道他在他大舅家那裏是紅是黑？你當初問他，他不是也說過在他大舅家那裏參加過九宮道啊！

趙多三 可他早就坦白啦。

宝兒娘 他不是還說過他大舅不怎麼好，是叫咱政府鎮壓的，他……

趙多三 那都是過去的事兒啦，再一說又是他個大舅……

宝兒娘 可他是跟了他大舅半輩子啊。

趙多三 嗯。

宝兒娘 再一說，前天支部會上，人家支部書記研究出他是一個富農，耳聞著他暗地裏放著腰，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呀。他前年臘月剛一回來，正好碰上他老大死，他老大給他留了

多少地，多少浮財，要是真在外地偷放着賬，可不就是个富農啊。支部書記說应当把他清洗出去，頂少要換了他的會計職務，我看你应当考慮这个意見。

〔趙多三長出了一口氣。〕

宝兒娘 支部書記在前綫上流過血，挂過花，人家雖然才轉業到咱這兒沒有幾個月，可人家的眼尖啊。人家說他前日夜裏直和地主李拐子咕嚕了多半夜，在這個時候，他們要萬一給大家一刀子，社要受了大影響，你還有什麼臉見眾人！支部書記囑咐你应当多注意這件事，我看你再不能錯拿主意。

趙多三 沒事兒，沒事兒，我不是瞎子。

宝兒娘 你不是瞎子，坐根兒自己就有點麵糊耳朵。

趙多三 〔把碗一推〕行啦，行啦，快回去瀾鍋洗碗吧，誰不是長着九斤半的腦袋，拳頭大的心，他們敢怎？〔停了停〕再一說，咱給他甜桃，他歸咱黃連，不可能的事兒嘛。支部書記說的我实在是有點想不透。

宝兒娘 想不透，慢慢的想。〔又給趙多三盛了一碗〕給！再吃一碗。咱社裏受了這麼大災，你又受了傷，要是萬一……我和孩子們到甬說，社可就受了影響啦。

趙多三 不吃啦，你放心吧，我倒不了。

宝兒娘 給，再吃一碗！人家支部書記不是說的挺全面呀！錢自才入社，當時又不是單你一個人的主張。快吃吧。

趙多三 不吃啦。

〔雷聲。〕

宝兒娘 那我回去重給你做點好的吃。

趙多三 (急躁地) 算啦,算啦。

宝兒娘 我說他爹,你不能这样子啊,自己不能忘了自己是个共產黨員啊。

趙多三 我忘不了,你再給我留下一塊餅子吧,你下去替我到各家走走,看看誰家的房子漏了,來告訴我一声。

宝兒娘 啊。(下)

(雷雨声。

趙多三 (扶着拐杖去打电话) 喂,喂,唉!还是不通。

(錢自才披着雨布上。

趙多三 (正面的看了錢自才一眼) 你回來啦。

錢自才 哎呀,我的社長啊,你昨日才在河堤上受了伤,怎麼现在就起炕啦,你……你不打算要你那条命啦。

趙多三 沒有關係。河水落了沒有?

錢自才 还没有。

趙多三 堤上的缺口还有多寬?

錢自才 很不好堵,还有一丈來寬呢。

趙多三 社員們的情緒怎麼樣?

錢自才 社員們的情緒挺高。有支部書記在工地上領導着,你就放心养伤吧。

趙多三 腰算得怎麼樣?

錢自才 早上就把工腰算出來了。

(幕後声——妇女: 宝兒娘, 你說我可怎麼辦啊! 孩子他

爹在工上回不來,俺那北房漏得快不能住了。

宝兒娘：我看看我能帮你一下忙不能。

妇 女：你可不准行啊。

趙多三 老錢，等會兒你打一打電話，向區裏集攢一下灾情。

你不要回去，回頭我跟你說話。

錢自才 你幹啥去？

趙多三 我去幫黑黑家媳婦收拾一下房子。

錢自才 趙社長，我說你算了吧！你……

〔趙多三下，雷聲。〕

錢自才 （背手望了望窗外的風雨，轉身，像是有什麼心裏話要外吐；牆上的電話鈴响了，他忙去接電話）喂，喂，喂……啊，張區委，我是會計錢自才啊……你不是知道村北那個鴨子灘嗎？被河水冲走了一半多啊，毀了四十五畝玉菱子、三十七畝稻子、二十一畝高粱、九畝五分黍子。另外，還損失了兩頭牛、七隻羊……人哪？人沒有受什麼損失。只是趙社長去搶堵河堤的時候，被滾石把左腿碰傷了……傷勢不輕。……支部書記？他正在搶堵河堤呢，他回來我告訴他給你去電話。啊……我代你問趙社長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天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對，對。天一放晴就搶種蕎麥……那實在太好了，領導上真是有計劃。……怎麼？後天才能放晴？哎呀……嗯……啊。（放下耳機，剛要發笑，門外一件木器倒了）唉！這個臭老天爺，你下起來就沒有個頭了！（狠狠地）你下吧，你下吧，你下不倒人們走社會主義的決心！

〔趙多三上。〕

趙多三 是啊，這句話說對了。（邊落坐）打過電話了沒有？

錢自才 剛放下耳機。

趙多三 怎麼樣？

錢自才 我把災情向張區委彙報了一下，他指示咱們要及早的準備搶種蕎麥，供銷區社已經準備好了蕎麥種子，叫咱們趕快做個計劃，計算好需要多少肥田粉，需要多少種子，爭取很快地去把蕎麥種子運回來……他還向你問好，叫你安心的養傷。

〔雷雨聲。〕

趙多三 張區委沒有講天氣的情況？

錢自才 他說根據氣象台的報告，後天就放晴了。

趙多三 後天才能放晴？

錢自才 氣象台上的消息是十有九準的。我看馬上派人往區上歇蕎麥種去，雨一停咱們就開始搶種。

趙多三 家裏沒有人啊。

錢自才 我去吧。

趙多三 你不能去。（站起來走向門口）寶兒娘，寶兒娘！

錢自才 你看你，我去成啊。

趙多三 你不成。

〔寶兒娘上。〕

寶兒娘 什麼事兒？

趙多三 你往區上運一趟蕎麥種子去。

寶兒娘 啊。

錢自才 牽上我那匹馬。

宝兒娘 怎麼，牽你的馬？

錢自才 我那馬正閑着呢，牽去吧。

趙多三 （向宝兒娘）还是你去牽吧。（向錢自才）你馬上給她寫上一封介紹信，寫上二百五十斤。不，要宅三百斤蕎麥種，肥田粉以後再說。

錢自才 （寫着信）好，好。

宝兒娘 孩子呢？

趙多三 交給八孀子，路上小心一點。

宝兒娘 啊。（接過信，下）

趙多三 （慢慢拿起了烟袋）唉！

錢自才 我說老趙，你可不能因為這點災害愁壞了身子啊，你坐根兒身子骨又不大壯實；原先蔣介石匪幫在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下，該有多麼凶，還叫咱們打垮了呢。這一點點困難，還值得壓心？等我再去裝壺酒，咱倆喝……

趙多三 你回來。

錢自才 什麼事兒？

趙多三 （仍在注視着錢自才）我想問問你的心。

錢自才 （驚）問問我的心，這可稀罕起來啦，說吧。

趙多三 你老老實實的向我說。

錢自才 （長長的一聲笑）我的好老兄啦，咱們前些年不在一起，我回來這二年，你幾時聽到我一句空話？

（孫又鑽一個落水鷄似的，提著鞭子拉脫边上。）

孫 义 這個鬼天兒，只怕咱們的莊稼旱了，總是給下，下，你要是一個能捉住的玩藝兒，我要不擒斃你十八次才有鬼哩。

(回头)趙社長,剛才我路過鴨子灘,(望了錢自才一眼)嘻嘻,你算是有點小福分,就你那三十畝地沒有淹着。

錢自才 孫義,你怎麼回來啦?

孫 義 你这个會計兒,我不回來怎麼就到這來啦。

錢自才 我是問你怎麼回來的。

孫 義 这个还用問啊,反正不是坐飛機。

錢自才 你趕的膠輪車呢?

孫 義 車在車那兒。

趙多三 說正經的,車呢?出了什麼事啦?

孫 義 嘻嘻,事兒不大,昨天我趕車從北鎮上返回來,早上我看出天氣可能又要出事,可我不願意老留在外邊。牲口吃的草料都是錢。我就趕啊,趕啊,嘿!剛剛趕上五龍山,狂風暴雨就擋住路了。可我孫義並不服氣,我的鞭子變成了機關槍,嘎嘎……嘻嘻,咱們的那對驢呀,簡直成了噴氣式飛機囉。

錢自才 唉,你簡單一點兒,到底出了什麼事?

孫 義 (把頭一歪)沒有了。

趙多三 老孫……

孫 義 (回头)嘻嘻:你看你又稱我老孫,年紀比你小這數兒。(伸了一下十根指頭,又縮回七根)革命經驗、工作能力更比你差,那一點稱得起这个老字兒。唉!我又囉嗦了我簡單一點的說,我趕着車跑啊,跑啊,跑上了老虎嘴,就是河北岸那個老虎嘴。解放前,我老出外躲腰,不是凍死在那兒啦!到了那兒,猛然間响了一聲怪響,一下

子把咱們的騾驚了，人、車、牲口，就來了個滾石下山……

錢自才 天呀！沒有把你砸死？

孫 義 你这个會計兒，可真是成了棺材鋪的老闆啦！我死了還能回來？

趙多三 孫義，牲口和車呢？

孫 義 趙社長，你不要擔心。嘻嘻，要說是有點命相，咱們還是有點走社會主義的命相哩。下邊是老大的一个泥水坑，人沒落皮，騾也沒掉一根毛，車也沒損害一點。你看這……

趙多三 你的腿是怎麼鬧的？

孫 義 这个呀……蚊子咬的。你問我哩，你的腿是怎麼一回事？

趙多三 我這沒有什麼。

孫 義 （把腿上的受傷處一拍）我這更沒有什麼。

錢自才 孫義，你怎麼現在才回村？

孫 義 這可沒什麼錯誤，你的手會寫，心會算，你就想不到河裏漲水，我孫義又沒有長着翅膀……

趙多三 牲口和車現在在什麼地方？

孫 義 趙社長，我不是自吹自擂，我真是冒着這條小命兒過河的，因為牲口沒料了……你放心，咱們那對紅騾兒可沒有缺了草，也沒淋着雨，我知道它們是咱社的一雙寶貝，我用油布給它們駕了個不大不小的一個帳篷。說是一根毛沒傷，那可真是連一根毛也沒淋着。

趙多三 你呢？

孫 義 我嗎，嘻嘻，平時缺少洗澡的工夫兒，我就剃了衣服，
躺在了草地上，一直洗到了過河的時候，吁——真痛快。

錢自才 哎呀呀！真是不簡單，我們社的人們都能像老孫這樣
鉄骨頭，經的風，淋的雨，就是有再大的困難……

孫 義 （冷笑一聲）多謝你老誇獎。

趙多三 行啦，行啦。孫義，你快點回家去吧，先把衣服換一
換，叫他孀子到我家弄二斤白麵，先做點稀的。熱熱火火的
出身汗。快去吧，吃飽了還要再過河去看着牲口，家裏
眼下沒人能替你去，快走吧。

孫 義 多三哥，你放心，有我孫義在，咱們那對紅驢就不難
死在我頭裏。

趙多三 啊。你快回去吧！

錢自才 對，快回去喝口熱的暖和暖和。

孫 義 （看了錢自才一眼，回頭向趙多三）哎！先說點旁的吧。
多三哥，咱們社裏受了這麼大的災害，今後想什麼方法補
起這次水災的損失？幹部們計劃了沒有？

趙多三 你先回去吃東西，吃飽了回頭再說。

孫 義 不成，你先告訴我一下。

趙多三 你說呢？

孫 義 我倒是有個小小的合理化建議。

趙多三 你說說看。

孫 義 我趕車路過五龍山，五龍山裏有道黃龍池，黃龍池滿
溝都可以開荒種蕎麥，頂少也能開一百五十畝。天晴了，
你可以派人走一走，離咱這頂多有六里路。

趙多三 啊！太好了，等雨小了就派人去，快回去吧！

孫 义 我还有个事儿：支部書記在（哪兒）？

趙多三 他在工上呢，有事吃过飯再說，快走吧！

錢自才 是啊，狗又吃不了日頭。

孫 义 这倒不假，狗是吃不了日頭。（丟下）

趙多三 孫义，這點災害不值得压心，回去吃个飽飽的。

孫 义 （向下走着）你还是多劝說着你自己一點兒吧。（下）

錢自才 （長出一口气）真是社的一个寶貝啊！

趙多三 （稍停）老錢，你在这兒等着我，咱們的話一会兒再談。

錢自才 你又幹啥去？

趙多三 你还不知道孫义的脾气，我得去把白麵給他送去。

錢自才 哎呀呀！你……

（趙多三扶着拐下。）

錢自才 （向着門口）世上少有的好幹部啊……（走向門口，往外瞧瞧，焦躁的皺起了眉头，思索）莫非他們已經……（深思）不可能，不可能，（雷雨声，他向窗外望了望）错过了这个時候可就……（緊咬了一下牙齒）媽媽的，豁出來吧！（走到北牆根，舉拳撞牆，牆外回音，他停下來，緊皺著眉头，苦心的思索。李拐子上。）

李拐子 （猴兒腦袋，扁皮臉，留着一撮怪鬍子，边上边說）老錢，怎麼樣？

錢自才 你等等，我去把大門關上，你聽見大門响，趕緊的从梯子爬上房跑过去。（下）

李拐子（抽烟）好，老天爺真是有眼睛，這一回就叫他們社會主義吧！……哼哼！

（錢自才緊張地急上。）

李拐子 咱們得快談，你這個地方太不方便。（轉向一角）我又要說你了，你當初何必一定要鑽到他們窩兒裏來呢？

錢自才 咳！當初不參加社，覓短工覓不下，再一說，當時又是土地勞力對半分紅，比覓短工還便宜。可誰知道走的這麼快，聽說今年冬就要轉高級社了，要一轉高級……

李拐子 哼！老天爺不給他們面子，這回算是狠狠地揍了他們一巴掌。

錢自才 還不成啊，光一巴掌打不倒個硬漢子，還得要命的地方給他一拳……拐子，我問你句話，……（起身張望，看看是否有人）這個日子你過得舒心不？

李拐子 咳！這还用問，他媽的早受够了！該咱們伸伸胳膊腿啦。

錢自才（向李拐子耳語）今天可是個好機會！

李拐子（點頭）嗯嗯，嗯哪。

錢自才 你看怎麼樣？

李拐子 比咱原先說的快了點。（稍頓）成！趁熱打鐵。

錢自才 可要繞幾步道，一定不要讓他看出行迹來！

李拐子 我不怕，不像有些人叫人家把皮一剝，一下子就變成了軟面窩窩兒頭。我他娘的無兒無女的，土改時藏起來的東西，也他娘的吃光了，如今我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担，可咱們從祖輩上起，創業不是指的这个。有什麼志氣

就有什麼能耐！窮小子們看吧，有栽倒的時候，總有爬起來的時候。

錢自才 好！先別多說這些了。今兒這個事成了，咱們就能鬆一口氣。告訴你，這一場雨毀的地全是那些窮小子們的，只要我把地往回一抽，他還有……（又耳語）哼哼！十成有八成他們垮台……。

李拐子 那些事有我，你放心好啦。

錢自才 到那時候，甭多說了，只要來上幾分利息，還不把他們捆個死！那咱哥倆就好商量啦。

李拐子 咳！我不是那麼小氣的人……。

錢自才 好，那咱不多談了，你得快去啦！路上走的越快越好，到我那裏拿上那把快的。

李拐子 你放心吧！給他們往心裏插刀子，我這腿就不拐了。

（急下）

錢自才 （趕緊下去一趟，返回，咬牙冷笑着）要取消土地分紅，要挖我的心，要吸乾我的血！“想的狠，損了本”！（咬緊牙）我叫你們死了，你們還不知道鬼從那來！（趙多三上）

錢自才 你把錢給孫義送去啦？

趙多三 送去啦。這小伙子，勁頭真足，他連家門都沒進，又去給軍屬王老大爺收拾房子去了。

錢自才 孫義真是咱們的好社員，大夥都像他咱們就更好辦了。社長，我看看我替他看牲口去吧！

趙多三 你不能去。

錢自才 你別看我只能文不能武，大家夥兒一聚頭兒的和河水拚死活，你受了傷還總來回跑，為了咱們社，我……

趙多三 別多說了，咱倆還有話說。

錢自才 有話什麼時候也能說啊。

趙多三 現在就要說。

錢自才 那我聽你的。

趙多三 （抽著煙，思索著）老錢……

錢自才 啊？咱兄弟們在一起，什麼時候不是速來速去，怎麼今兒疙瘩起來了？

趙多三 我心裏是有一個疙瘩。

錢自才 你把疙瘩說出來，我幫你解。

趙多三 是需要你幫助我解。（趙多三的話剛剛落口，寶兒娘和狗兒娘吵著來了）

狗兒娘 （披頭散髮，樣子像隻虎，說話如打鑼）社長的老婆，你把我打死……

寶兒娘 你不要胡攪蠻纏……

狗兒娘 我？呸！

錢自才 住嘴！是怎麼一回事？

寶兒娘 （對趙多三）你們不是叫我去牽她家的牲口嗎。我把孩子安頓給八孀子，又叫孩子吃了幾口奶，到她家一見面就臉上帶刺。

狗兒娘 是誰先帶刺兒？

錢自才 你住嘴！

寶兒娘 我去牲口圈裏牽牲口，牲口老不走，我打了一下，她

張口就罵起來了，就是因為這。

狗兒娘 會說的趕不上會聽的。趙多三，你看你老婆把我打成了啥樣子！

趙多三 （向寶兒娘）怎麼？你動手打人啦？

寶兒娘 你叫狗兒爹說吧！你見我幾時打罵過人。我不知道她那裏來的這股邪氣，幾句話就罵起來了。不由我分說，自己就連抓帶碰，還怨我打她……

狗兒娘 你社長老婆打了人，你還不認賬，我可到哪裏喊冤去！

錢自才 你胡說！嫂子就不是那不說理的人。你瘋啦，你馬上給我死回去！

趙多三 （向寶兒娘）看你什麼事也辦不成，你回去吧，改日再去運蕎麥種。

寶兒娘 早知道不該牽他們家的牲口。

狗兒娘 牲口成了你們的啦，打死不許問。可人也該叫你們打嗎？

錢自才 （威脅地）你他娘還有完沒有？

趙多三 狗兒娘，你這麼說可就不對啦。到底打了你沒有？

狗兒娘 （向趙多三）趙多三，你就是這樣不公平啊！我不再受這份氣，我要退社，當時就把我的名子勾了吧！

錢自才 你說什麼？

趙多三 要退社？

狗兒娘 我惹不了躲着走。

趙多三 要退社？